

盛世悲音

①
②

杨树增
陈桐生
王传飞
著

149.71/49

詹福瑞 主编

【中国古代文人心灵史丛书】

漢

汉 代

盛世悲音

文人的生命感叹

杨树增 陈桐生 王传飞 著

河北大学出版社





藏
北
大
学
出
版
社

文
人
的
生
命
感
叹

盛世悲音

杨树增 陈桐生 王传飞 著

责任编辑：杨金花

任文京

装帧设计：张志伟

责任印制：蔡进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盛世悲音：汉代文人的生命感叹/杨树增，陈桐生，
王传飞著.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 8
(中国古代文人灵魂史丛书)

ISBN 7-81028-770-2

I. 盛… II. ①杨… ②陈… ③王… III. 古典文
学—作家—文学研究—中国—汉代 IV. I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43600号

出版：河北大学出版社(保定市合作路88号)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制：河北新华印刷厂 规格：1/32(880mm×1230mm)
印张：11.375 字数：265千字 印数：1—5000册
版次：2001年9月第1版 印次：2001年9月第1次

ISBN 7-81028-770-2/I·136

定价：16.00元

前 言

詹 福 瑞

近年来，古典文学作家作品的研究出现了许多令人欣喜的现象，由以往单纯的价值判断转向关注作家的情感和心灵世界即是其中之一。文学作品是作家特定时代的心灵标本，是人类精神世界的折光。真正的文学来源于社会生活和人生苦难，也来源于作家的的心灵和情感。因此，文学史不仅仅是思想史和文化史，也应当是作家的心灵史和情感史。这正如丹麦文学史家勃兰戴斯所言：“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它研究人类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

任何作家都生活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中。社会现实塑造了作家的心态，并由此形成作家的不同个性和作品的多样性。我们既不能根据现代人的需要主观地给古人贴标签，也不能用我们今天的情感和心态单方面去解释古代作家作品，而应去除思维的羁绊，探寻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作家的不同心态以及这种心态是如何通过作品反映的，哪些反映出来了，哪些深含不露

需要我们去领悟。俯视古人或仰视古人，远视古人或近视古人，都不能准确透彻地解读其作品，洞察其内心世界。优秀作品都是用心写成的，我们也应该用心灵去谛听，而心灵的交流则拒绝功利主义和浮躁心态。

文学作品反映了作家的心路历程。作家情感的细腻与粗犷，心灵的崇高与卑微，都可在作品中找到答案。文学创作是关乎心灵的事情，一旦看不到作品中的心灵世界，其感染力便可想而知。“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文学作品就是文人心灵世界的凝聚物。读者通过作品受到情的感染和激发，最终使心灵受到震撼，古人的心灵即与我们的心灵遥相呼应。千百年来，我们吟诵着他们的作品，诗文名篇早已烂熟于胸，可是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去谛听，仍然会被无穷的魅力所吸引，被巨大的情感力量所俘获。文学的本质在于心灵由此得到了有力印证。

古代文人的作品展示了丰富多彩的生活画卷。古代文人的人生大多呈悲剧性色彩，他们的情感受到磨难，心灵受到戕害，但他们始终呼唤着正义、善良和真情，当然，他们也有违心之作，然而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人生责任和精神追求。他们守护着灵魂，担荷着使命，在迷茫的路途上不知疲倦地跋涉着，穿过历史的隧道，直抵我们的心灵深处。他们写下作品不是为了生前的功利，也未必是想流传久远而不朽，可他们的心路历程和情感轨迹却让我们久久不能忘怀。他们那悲天悯人的良知和深刻博爱的心灵令我们肃然起敬。

古代文人及其作品属于历史范畴，用历史的观点去思考，是理性的，当我们用心灵去感受并将其转化为情感时，那便具有深沉的历史感了。用心灵去感受作家作品，我们应该具备宽广的胸怀，细腻的情感，深邃的眼光。我们对一切作家及其作品都应给予尊重和关爱。古典文学研究是科学，它需要冷静的理性思考。但是，热烈的激情和心灵的渴望同样是文学研究的重要条件之一。因为作品的创造者和阅读者都是活生生的人。我们应该对其给予心灵解读，而非套用公式做模式解答。

欲了解一代文学，需要先明了一代文人之心态，在同一时代或同一时期，作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大体相同，可是却最终形成了风格迥异的作品。这其中有诸多因素，最深层次也是最重要的是作家心灵或心态的差别。因为文学作品是情感的产物，心灵的投影。多年来我们把注意点过多地放在历史社会等方面，而忽略了对文人心灵的开掘，忽视了与文人心灵的沟通交流，例如对孔子苦闷的内心独白和庄子吹出的自然箫声，对汉朝盛世文人被扭曲的痛苦心灵，对唐朝歌者心底永存不涸的辛酸泪水，对宋代词人心灵承受的巨大压抑，对元朝文人看似潇洒实则苍凉无奈的心境等等，我们投入的情感不够充沛，理解得不透彻，体察得不到位。

基于上述思考，我们于1998年开始启动这套《中国古代文人心灵史丛书》，经过三年的努力，这项跨世

纪的工作今天终于划上了句号。在丛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们力求摒弃传统的垄断式话语模式，不追求所谓的“以文载道”。当然，在生活情境等方面，历史与现实有很大程度的不同，尤其是在一个功利和噪杂交织的时代，要想与古人进行心灵对话是相当困难的。因此，我们对历史、人生和文学的思考达到了什么程度，也就决定了我们与古人心灵对话会达到什么程度。毫无疑问，我们注重的应是心灵关怀，情感交融，而绝不是冰冷的审视和理性的拷问。

这套丛书以学术为根基，以人物为中心，以展示文人的心灵世界和情感经历为主旨，将文学、历史、思想、文化溶于一体，或通过作品对他们进行心灵透视，或穿透时代风雨，摄下他们跋涉的身影，以期给读者提供一个了解古代文人及其作品的新视角。当然，尽管我们做出了很大努力，仍然会存在种种不足，希望方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引 言

汉代是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中央集权制的盛世。汉代文史典籍中所表现出来的前所未有的淋漓元气、万钧气韵，汉代文物所体现的遒劲体貌、万古雄风，汉代文人所展现的盛世气魄、千般豪情，都包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意蕴。虽然经过两千多年历史的风吹雨打，但是透过汉代遗留下来的文化典籍和文物，人们仍能清晰地看到，这些封建社会黄金时代的文化巨人们是怎样在传统文化旗帜的感召之下，创造出与第一流国力相适应的第一流文化成就，仍然能够亲切地感受到文化给汉代文人所带来的种种忧乐。因此要想窥见汉代文人真实的内心情感世界，要想了解他们的苦乐悲欢，要想描述他们所经历的曲折生动的心路历程，要想破译汉代文学作品所体现的沉雄博大的气象以及深情绵邈的感伤，就必须讲清汉代文人内心情感中所蕴含的文化内容。

中国上古三代以来所形成的王者一统天下的文化传统，是孕育汉代文人内心情感的直接沃壤。汉代文化巨匠司马迁写《史记》，把中华民族的历史一直上溯到黄帝，而在华夏史的第一页，中华民族就作为王者一统天下而巍然屹立于世。司马迁是按照此前的远古传说来写上古史，实际上传说中的五帝还没

有多少出土文物证据，夏王朝也还只有二里头文化一些残迹。考古上能够提供较多证据的是殷商王朝，据学者研究，殷商时代也还没有形成中央王朝统治下的一统天下，它与各国诸侯是一种不稳定的军事邦国同盟关系，殷商王朝只不过是充当盟主而已。因此历来为人们尊信不疑的所谓上古三代一统天下的情形，极大可能是春秋战国秦汉之际的学者根据西周分封诸侯一统天下的模式而推想出来的。真正形成王者一统天下政治格局并对后代产生巨大深远影响的是西周王朝。西周统治者按照政治宗法二者合一的模式，根据政治尊卑和宗法亲疏关系，分封天下诸侯而使之成为中央王朝的藩国，让他们对中央王朝履行不同的朝贡义务。西周大政治家周公制礼作乐，分别从内在情感和外在伦理规范两个方面，来维系这个亲亲尊尊的政治宗法统治秩序。西周初年曾经出现过一个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农业丰收、民心欢畅的局面，形成了史学家所盛称的成康盛世。但是自平王东迁王室衰微以后，王者一统天下的局面就被夷狄交侵、诸侯兼并所取代了，中国的大地上处处燃烧着熊熊的战火，流淌着淋漓的鲜血。土地被烧焦了，眼泪流干了。尽管人们满目所看到的是篡弑、阴谋、机诈、残杀、僭越、淫乱、豪夺、征战，但是历史并未陷入迷茫，生活在动乱分裂状态中的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们，无比向往那种王者一统天下的上古黄金时代，结束多元分裂，重建天下一统的政治局面，是春秋战国动乱的社会表象之下一股强大的向心力，正是这种向心力在制约着历史前进方向。从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管仲设计尊王攘夷的政治新格局，到春秋末年文化巨人孔子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汲汲救世，从战国诸子从不同途径探讨重建一统天下的理论与方略，到无数士林人物的奔走呼号，一代又一代的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以百折不挠的卓绝意志去求索去奋斗，无论

是遇到怎样的困难，中华人士也从来没有放弃他们的追求。秦王朝的建立使中华士人梦寐以求的一统天下在形式上得以实现，但它的暴政又使人们的王道社会理想化为泡影，人们在死亡的边缘线上爆发出求生的怒吼，秦王朝终于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短命王朝。汉家建国以后，以亡秦为鉴，致力于医治战争的创伤。汉初几十年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所带来的经济繁荣国力高涨，军事上外伐四夷的胜利以及由此而来的疆域的空前拓展，宗教哲学上天人宇宙图式的构造，各民族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社会秩序经过先后削平异姓诸侯王和同姓诸侯王的势力而趋于相对稳定，这一切为东方巨人的崛起创造了条件，中华民族新的文化高潮以空前恢弘磅礴的气势到来了，形成了粗疏阔大、元气淋漓的汉家盛世气象。涵泳在这样的盛世气象之中，汉人形成了只有后来盛唐才能与之相仿佛的包容宇宙、雄视古今的心胸与气魄，他们的胸中激荡着一种浪漫主义豪情与英雄主义气概。至此中华民族世代人们追求的王者一统天下的社会理想不仅在内容而且在形式上才得到了大致落实。

这里特别要强调阴阳学派和春秋公羊学派关于受命改制学说对士人灵魂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战国时期的阴阳五行家说天人宇宙按照五德终始的模式循环运行，每得到一个新德就可以建立一个新的王者一统天下，而易姓受命而王，应该改正朔，易服色，封禅，制礼作乐，定官名，变度制，建立一套新王制度，从制度形式上与前代王朝区分开来。新王兴盛的时候，上天会降下祥瑞，路边会长出朱草，凤凰飞到郊外，井里冒出甘甜的泉水，老百姓鼓腹而熙、含哺而游，没有人去犯罪，因此监狱里都是一片空荡荡的。汉初的春秋公羊学派在吸取五德说的基础上提出三统循环论，他们说天道按白、赤、黑三统终始循环，而孔子在《春秋》中制定了一套新王黑统制度，等待着

汉代圣王将其付诸实施。汉武帝就是以春秋公羊家的学说作为汉家改制理论。在汉人的心目中，汉武帝就是那位受命的新王。要知道几百年才能出现一位受命圣王啊，现在这个难得的机遇让汉人赶上了，他们能不激动，能不幸福，能不自豪，能不为之放声歌唱吗？

从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东迁，到公元前 202 年刘邦登基称帝，其间历时 568 年。要是算到公元前 140 年汉武帝继位，则历时 630 年。如果算到公元前 104 年汉武帝改制完成，则历时 666 年！600 多年来，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为了实现重建王者一统天下这个目标，他们付出了多少心智，付出了多少血泪，付出了多少牺牲啊！600 多年的深情呼唤，600 多年的翘首盼望，600 多年的苦难艰辛，600 多年的浴血奋战，如今，王者一统天下的目标终于实现了，四夷宾服万方来朝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受命改制的期待终于成为现实，王道社会的灿烂曙光仿佛就呈现在眼前。应该用怎样的语言来描述汉代文人内心难以遏制的激动，应该用什么样的言辞来表述汉代文人澎湃的盛世豪情，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表达汉代文人的喜悦之情啊！董仲舒的天人宇宙图式，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司马相如等人的润色鸿业、劝百讽一的大赋，就是这种盛世豪情的产物。虽然在此后几百年的发展中，汉家几经盛衰潮起潮落，但是从总体上说，汉家仍然是当时的东方大国，由司马相如奠定的汉赋创作风貌也一直维持到两汉的终结，扬雄、班固、张衡都继承了司马相如大赋的创作精神。

但是文化传统带给汉代文人的并不全是幸福与豪迈，因为他们同时还接受了另一个文化传统——战国土文化。战国土文化是以战国时期士林阶层为创造主体、以平治天下为目标、以

思想解放自由创造为特征的文化思潮。战国士文化的发生是以当时多元分裂、诸侯兼并作为直接背景，诸侯们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展开人才竞争，于是当时诸侯贵族竞相争士养士蔚然成风。赵简子、魏文侯开其端，齐闵王、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继其绪，战国四公子和吕不韦扬其波，尊士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他们或尊士为师，郊迎侧席，拥彗先驱；或视士为友，存问馈赠；或以国宾待士，倍加礼遇；或与士同衣食，共荣辱；或以贵下士，为监门驾车，与博徒卖浆者游；或命士为列大夫，“为开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政治的多元化给士林提供了多向选择，而“士无定主”则使士林摆脱了固定的等级隶属关系，给士的相对人格独立创造了有利条件。士有恩则往，恩绝则去，形成一种诸侯贵族求士而非士求诸侯贵族的情势。对于士林来说，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有的是回旋余地。就是在这样的尊士养士风气中，形成了一种以思想、伦理、人格、情感、义气与权势、富贵、爵禄相抗衡乃至前者高于后者的新的价值观。思想的光芒，人格的力量，政治军事外交才能，乃至重然诺轻生命的情感义气，所有这一切都构成战国士林抗礼王侯获得社会尊重的资本和依据。这确实是一个士人扬眉吐气的黄金时代，一个高扬士林独立人格的时代。请看看战国士林的奇风异彩吧！田子方为魏文侯之师，太子击下车拜谒，田子方拒不为礼，声称贫贱者比富贵者更有骄人的资本。孟子赴齐的时候，齐宣王因患感冒而希望孟子先去主动地朝见他，孟子认为这有损于他的自尊心，于是同样托辞有病而不去朝见，他说他在道德、年龄两方面都比齐王优越，一点也不比齐王卑贱。他还说他善于培养“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有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魄。齐国隐士颜闾去见

齐宣王，齐宣王让他向前靠近，他则要求齐宣王向自己靠近。面对齐宣王群臣“王者贵乎，士贵乎”的愤怒发问，他大胆宣称：“士贵耳，王者不贵！”“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也。”他说士贵于王的理由就是士在道德上优胜于有名无德的君王，所以君主应该“无羞亟问，不愧下学”。他以自己的雄辩折服了齐国君臣，使齐宣王“愿请受为弟子”。齐人王斗（一本作“升”）欲见齐宣王，齐宣王使谒者将其延入。王斗说：“斗趋见王为好势，王趋见斗为好士。于王何如？”结果是“宣王因趋而迎之于门”。士林们时时刻刻在捍卫着自己的不可侵犯的独立人格。平原君门下一位跛足食客，因受到平原君姬妾的嘲笑而要求用这位姬妾的头来向自己陪罪。孟尝君有一次夜宴宾客，一位食客背着火光吃饭，旁边另一位食客疑心食物不等，食物不等就意味着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于是他一气之下就要告辞而去，孟尝君赶紧拉住这位生气的食客，将自己的食物与之相比，说明大家享受的都是同等待遇。一些士林人物在护卫人格尊严方面甚至达到了极端的地步，宾卑聚在夜里梦见一个白衣人向他脸上吐唾沫，他在大街上寻找了三天，试图发现梦境中那个侮辱自己的人，结果当然是没有找到。他感到无法忍受这从未受到过的奇耻大辱，于是便自杀身亡。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有些士林人物游离于现实政治体制之外，做一个“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得志不惭为人生，不得志不敢为人臣”的高士。儒家大师荀子则从道高于君的高度，在《荀子·臣道》与《子道》中两次提出“从道不从君”的命题，为士林人格独立确立了理论依据……这一个个士人平交王侯的生动故事，说明战国士林在享受社会尊重、捍卫独立人格方面确实达到了令后人望尘莫及的水平。可惜的是，随着战国多元分裂政治局面的终结和秦汉封建一统天下的建立，君主专制取代

了君臣之间的互相尊重和信任，战国时期那种诸侯贵族倾心待士、士平交王侯的相对平等开明的君臣关系早已成为一种理想的回忆。秦王朝建立之后，齐地儒生淳于越等人试图继承战国庶人议政的风气，建议秦始皇分封诸子作为藩王，结果却招来了焚书大祸。文人不得已而与神仙方士合流，替秦始皇寻找仙人仙药，最后酿造了骇人听闻的 460 个儒生同日被活埋的坑儒惨案。一些机智的儒生如叔孙通，是凭借过人的智慧才逃过了秦王朝的毒螫。

汉家的政治环境虽然从整体上说要比暴秦宽松，但在专制本质上则是与秦王朝完全相通，特别是在汉武帝高度强调儒家君臣理念之后尤其如此。汉代文人所面临的是君权高度膨胀的专制现实，所感受到的是无处不在的专制君主的威权，而他们又直接蒙受战国土文化高扬独立人格精神的滋润；他们热烈地期待着实现辉煌人生，可是他们的穷通又完全取决于专制君主的用与不用；他们希望像战国文人一样受到社会的高度尊重，但是在王侯的眼中他们并无多少分量，文人被杀头、被施刑、被囚系、被贬黜者比比皆是；他们所接受的文化价值与客观现实既然存在如此大的差距，这样他们就难免由不适应而产生焦虑，由焦虑而萌生失落情绪了。以抒写不遇为主要创作题材的缠绵悱恻、深情缱绻的楚辞这一地方诗体正好满足了汉代文人人格失落的心理需求，于是文人们用楚辞来抒情写怨，来自我解嘲，来吟唱他们不便在大赋中所表达的种种怨愤、压抑、苦闷、凄婉的情绪。至于那些经生，则通过说经为自己找到了一条平衡心理、提升人生境界的出路，这就是借今文经学中红极一时的天人感应之学来批评时政，以此继承战国时代的庶人议政的士文化传统。

汉代文人同时接受了王者一统天下和战国土文化两大文化

传统，由于一统天下理想的实现而使他们气魄宏伟豪情万丈，而专制政体的确立又使他们所接受的战国土文化的人格独立精神无法实现，由此而直接带来汉代文人独立人格心理的严重失落。汉代文人全部人生悲欢都来自于他们所禀受的文化传统，他们那种“用之为虎，不用为鼠”特定文化心态，正是此前的文化传统与汉代现实政治环境共同作用的产物。于是他们在尽情地讴歌盛世、润色鸿业之后，再回过头来“悲士不遇”，吟唱自己被主上“倡优畜之”的悲愤，痛悼士人独立人格的失落。典型的汉代文人心态形成于西汉中叶，此后虽然时代环境有所变化，但是由于一种时代文化在形成之后要遵循它自身的运行机制，因而上述汉代文人心态事实上一直贯穿两汉的始终。

盛世中的失落，失落后的悲伤，是汉代文人心灵世界带有主导性的方面，也是我们写作这本书的一条大纲。大纲之下，复有六经六纬：经学研究、史书著述、辞赋创作、诗歌吟唱、散文撰写、书信奏章，是汉代文人从事文化活动的几大内容，它们构成本书的六条经线。从汉初到文景时期，汉家鉴于亡秦暴政而放松统治，战国土文化有一定程度的复兴迹象，游士奔走于诸侯之门，楚辞楚歌和汉赋创作极为活跃，今文经师借阐释古代经籍而发表改革社会的思想，此为一纬；汉武帝施展雄才大略，内兴制度，外伐四夷，形成汉家盛世顶峰，文人个个怀珠握玉，人人激情满怀，经学、史学、汉赋各领域都出现划时代的文化巨人，但专制环境又使文人倍感失落，此为二纬；从武帝后期到西汉末年，汉家由极盛转衰，文人认为汉家气数将尽，心情转向黯淡，他们借天人感应之学批评时政，为谶纬的出现提供了适宜的气候与土壤，此为三纬；自光武至明章时期，东汉的中兴气象再一次唤起文人的希望，而谶纬迷信的猖

獭，使文人陷入迷惘，今文经学则由于进一步走向谶纬而促使古文经学兴起，王充因“嫉虚妄”而作《论衡》，为乌烟瘴气的迷信世界中注入了一针清醒剂，此为四纬；从东汉中期到桓帝，宦官外戚交替专权，政治极度黑暗，抒情小赋逐渐取代大赋，文人由品鉴人物而逐渐形成清淡风气，下层文人由于看不到出路而失意悲歌，创作出《古诗十九首》，此为五纬；从桓帝、灵帝开始，汉家王朝走向全面崩溃，社会危亡已不可挽救，二次党锢之祸，使文人对汉家政权完全丧失信心，而后期社会大动乱、豪族军阀混战，又使一批文人同平民一道流离失所，备受苦难熬煎，才产生出蔡琰的《悲愤诗》，以汉代文人悲愤的最强音，宣告了一个盛世的结束，此为六纬。让我们按照一纲、六经、六纬这个线索来展开对汉代文人心情情感世界的描述。

目 录

前言	(1)
引言	(1)
一、乍暖还寒时候	(1)
楚歌一何悲	(2)
三个文人的故事	(14)
六经注我心	(25)
客游之心	(36)
二、润色鸿业	(44)
天官的心愿	(47)
孔子第二	(54)
下帷发愤	(68)
苞括宇宙	(80)
三、悲士不遇	(90)
刑余之人的心曲	(91)
在“病免”的背后	(108)
赋家的尴尬	(111)
四、一群讲灾异的文人	(123)
推经何曾敢惜身	(124)